



投稿邮箱: xzfhtwxdx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艺海钩沉

# 马可一生的三重情怀

——纪念人民音乐家马可逝世 50 周年

◎张翔兮



马可在创作中。

2026年7月27日,是徐州籍人民音乐家马可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。

马可作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音乐教育家,毕生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与研究,创作了600多首(部)作品,作品涵盖了歌曲、新歌剧、秧歌剧、管弦乐组曲等多种体裁。他在中国音乐史上创造了“五个第一”:中国第一首革命传统歌舞曲《南泥湾》、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《白毛女》、中国工人阶级迈向新中国的第一首战歌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、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民族管弦乐交响作品《陕北组曲》、新中国第一部喜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。

从彭城街巷走向全国舞台的马可,用一生书写质朴亲情、真挚友情和家国情怀的三重情怀,至今仍在故土回响。

## ●质朴亲情:温润本心,涵养人生底色

1918年6月27日,马可出生于徐州西关吉祥巷。

当年此处商贩往来、曲艺环间,民间音乐早早在小马可心中埋下种子。马可的父亲马景林经营牛奶作坊,马可5岁时,父亲中风离世。年幼的马可经常跟随母亲前往磨坊、田地劳作,还经常帮家里挑水。

马可的母亲来自孔孟之乡,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母亲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小马可,养成了他敦厚仁善的人格底色,成为他坚持“文艺为人民”的情感根基。

当时,徐州西关驴市街常年活跃着说书、拉魂腔、唢呐、洋片等民间演艺,街巷货郎的叫卖小调、乡土乐器声响朝夕相伴。马可自幼最喜欢演奏自己用高粱秆做的轧筝和从货郎摊上买的“泥响吧”,沉浸在本土民间艺术之中。

马可10岁时,时局动荡之下学校都停课了。马家兄弟姐妹四人(大哥马路德、二姐马赐恩、三姐马受恩)创办了“马氏家庭乐园”,共读新文学、评议时事,文学积累为马可日后文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
1929年,11岁的马可考入培心中学(今徐州五中),在培心中学接触西洋音乐,建立起多线条、立体化音乐思维。1932年,马可考入私立徐州中学高中部,师从刘乐夫学习二胡、琵琶。在艺波音乐会郑培心、刘乐夫的悉心指导下,马可民乐技艺精进。如今徐州艺波巷,便是为纪念这一进步音乐团体而命名。

徐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、地处南北文化交融地带,柳琴戏、梆子、民间唢呐、劳动号子兼具北方雄浑与南方婉转,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持续滋养马可的艺术审美。

家乡徐州从未遗忘这位人民音乐家。徐州“马可合唱团”、云龙湖马可桥、徐州工程学院马可路,皆以其命名,成为彭城大地对这位本土音乐家长久的致敬。

## ●真挚友情:志同道合,追求革命理想

艺术道路上,两段友情深刻影响了马可,一位是亦师亦友的冼星海,另一位是黄金搭档郭兰英。

1937年,就读于河南大学化学系的马可,在开封初见冼星海。彼时冼星海眼到开封宣传抗日,住在河南大学大礼堂。其间,马可形影不离地跟随冼星海,虚心受教。冼星海高度肯定了马可作品大众化、民族化的创作方向,亲自修改了《保卫我们的平津》,并鼓励马可要不拘泥于作曲技法的桎梏,立足时代抒发民众心声。冼星海比马可大14岁,马可尊称他为“星师”。此后二人以书信往来。

1940年,马可在冼星海的感召之下奔赴延安,考入鲁艺音乐系。冼星海亲自指导,马可正式投身革命音乐事业。令人扼腕的是,马可抵达延安仅一月,冼星海便受命秘密前往苏联,机场一别,二人再未相见。1945年,冼星海因肺病在莫斯科离世。噩耗传来,马可悲痛不已,先后撰写回忆文章、文学传记、文学剧本缅怀恩师。马可次女取名马海星,以此终身铭记“星师”指引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马可与郭兰英携手,成为民族音乐创作与表演的黄金搭档。郭兰英自幼学戏,旧时代坎坷经历让她与《白毛女》主角喜儿命运共情,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。1962年,为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二十周年,文化部组织复排《白毛女》,马可与郭兰英共同打磨喜儿核心唱段《恨似高山仇似海》。二人融合晋剧、评剧等多种唱腔反复调整,量身打造贴合郭兰英嗓音的咏叹调。郭兰英晚年受访回忆,当年马可伏案创作、汗流浹背的模样依旧清晰。2004年徐州首届马可艺术节,高龄的郭兰英专程来徐,追忆与马可并肩创作的岁月。

良师引路、同道相伴,马可在真挚的革命友情中坚守初心,一生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。

## ●家国情怀:以琴作剑,书写时代乐章

亲情涵养本心,友情指引前路,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,最终让马可将个人艺术理想完全融入民族解放、国家建设的时代洪流,分延安、东北、北京三个阶段,写下一曲曲唱响全国的时代乐章。

### (一)延安时期

1940年—1945年延安时期,是马可思想与创作成熟的关键阶段。他与安波、关鹤童、张鲁、刘炽集结在“民间音乐研究会”,深入乡村采集付印2000余首民歌,填补了千年来民歌仅有唱词、无乐谱的遗憾。1942年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改变了马可的人生观、艺术观。从那以后他秉持“课堂上学100首,不如在老乡炕头学1首”的理念,深入群众、扎根民间。

1943年,马可随鲁艺秧歌队赴南泥湾慰问359旅。目睹荒山变良田、战士垦荒劳作的壮阔景象,他连夜为贺敬之所作歌词谱曲,创作出《南泥湾》。作品融合陕北和江南民歌韵律,婉转又昂扬。后经郭兰英在《东方红》中演绎,传遍全国。同年,立足边区扫盲现实,马可依托陕北道情、郢鄂调创作秧歌剧《夫妻识字》。通俗易懂的曲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中广泛传唱。

1945年,马可作为核心作曲者参与《白毛女》创作。这部献礼党的七大的《白毛女》奠定了中国民族歌剧发展根基。

### (二)东北时期

1945年末,马可跟随鲁艺挺进东北解放区。他深入工厂,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目睹工业建设热潮后,为工人阶级创作出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,歌词质朴铿锵,旋律充满劳动力量感,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迈向新中国的第一首战歌。在东北期间,他还创作了歌曲《我们是民主青年》、民族管弦乐作品《陕北组曲》等。

### (三)北京时期

新中国成立后,马可调往北京,身兼创作、教学、研究多重职责。为配合新中国第一部法律《婚姻法》的宣传,1952年马可创作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。剧中唱段《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》流传至今,成为民族声乐经典。马可创作的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两部歌剧,掀起全国民族歌剧创作热潮。

马可深耕音乐教育与理论研究,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音乐系主任、中国歌舞剧院院首任院长、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,《人民音乐》主编等,著有《中国民间音乐讲话》等。他多次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,推动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国际舞台。直至晚年,马可依旧笔耕不辍,持续探索民族音乐创新之路。



马可与三位“白毛女”扮演者。

## ■作者手记

五十载光阴流转,旋律历久弥新。从徐州到河南,从延安到东北,再到北京,马可以音乐为炬,将故土亲情、知己温情、家国深情熔铸于音符之中。

生于徐州、心系人民、扎根时代,马可留给我们的,不只是数百部传世音乐作品,更是贴近群众、守正创新、以文艺报国的精神坐标。值此人民音乐家马可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,重温贯穿其一生的三重情怀,传承人民音乐家的初心,让源自徐州的经典旋律,永久传唱。

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## 人间有味

# 伏天一碗羊肉汤

◎谢正义

热在三伏。一年里最热的日子,在苏北、皖北一带的街巷里,羊肉汤的香气最浓。喝一碗滚烫的羊肉汤,上面还漂着一层红彤彤的辣椒油。这要搁在别处,旁人准得琢磨:是不是热昏头了?可在苏北、皖北,没人觉得奇怪。

老辈人传下这个习俗,有人说能追溯到尧舜时期,但那是太久远的传说,听听就算了。靠得住的是《汉书》里的记载:“田家作苦,岁时伏腊,烹羊炰羔,斗酒自劳。”种田人很辛苦,入了伏,宰只羊,烫壶酒,犒劳自己。到了宋朝,羊肉上了皇家宴席。元代更厉害,十道菜里七八道都跟羊沾边。

老祖宗造字的时候也偏心。“羊”“大”放一起是“美”,“鱼”“羊”搁一块是“鲜”,“食”“羊”组合在一起就是“养”(繁体字)。这三个字摆在那儿,意思清清楚楚,不用多费口舌。

入伏那天,羊肉馆的大锅里,羊骨头在奶白色的汤里翻来滚去,白汽裹着肉香顺着巷子飘出去,半条街的鼻子都让勾住了。馆子熙熙攘攘,食客们左手攥着羊排,啃得满嘴油亮;右手举着冰啤酒,汗珠子顺着脖子直往下淌。老板端着一碗羊肉汤从人缝里挤过来,碗面上浮着红亮的辣油,翠绿的香菜撒在上面,碗往桌上一搁还晃荡两下。食客拿筷子轻轻一搅,底下是嫩生生的羊肉片,夹着细细的、透亮的粉丝。喝一口,烫嘴!可那股鲜香顺着喉咙一路热进胃里,浑身的毛孔一下子就全张开了。

有一回,我邻桌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子,正埋头啃羊排。我没忍住,凑过去问:“老爷子,这么热的天喝这么烫的汤,受得了吗?”他手背蹭了把脸上的汗,咧嘴一笑:“这你就不懂了。伏天看着热,身子骨里头其实窝着一团寒气。这时候一碗热羊肉汤下去,汗一发,寒湿就顺着毛孔撵出去了。羊肉温补,以热攻寒,比吃药还管用。”

他朝墙上一指,那里贴着一张红纸,黑字写着:“伏天一碗羊肉汤,不用神医开药方。”此时,我才真正品出些伏羊的滋味来。

如今,在苏北和皖北,每年三伏天都举办“伏羊节”。江苏徐州的伏羊民俗挂上了国家级非遗的牌子,安徽萧县的伏羊宴入了安徽省级非遗项目。每年一入伏,各地的“老饕”就开车赶过来,羊肉馆从早到晚灶火不熄。羊肉馆里热闹归热闹,骨子里还是那些朴素的东西。一群在最热日子里流汗的普通人,找个敞亮的由头聚到一起,大口吃肉,大碗喝汤。筷子碰着筷子,笑声叠着笑声,把攒了一冬天的寒气、忙了半年的疲乏,全化成浑身湿透的汗水,痛痛快快地淌出来。

末了,碗底朝天,人往椅背上一仰,肚子里暖烘烘的,后脊梁上还挂着密密的汗珠。外面三伏天的暑气还在蒸着,热还是那么热,可一碗羊肉汤下肚,汗出透了,心口反倒敞亮了。这大概就是老辈人说的,以热制热,以汗祛寒。三伏天吃伏羊,吃的就是这个通透。

## 浮世杂拾

◎张霜霜

一夜夏雨,小城燥热的温度骤然降了下来。伴着窗外鸟的啁啾和清脆的蝉鸣,小女睁开了睡眠。今天天气清爽,何不来个“坐上公交去旅行”。

每年暑假,我都会趁闲暇的日子带着孩子乘公交车旅行。现在的公交车上一般都有空调,温度适宜,最主要的是窗外一直变换的风景甚是醉人。孩子沉浸电子产品,感受高楼林立的都市风貌之外,体验不一样的人间烟火,才是真正的乐事一桩。

“城前镇咱们还没去过,今天就去城前吧!”我们坐上公交车,寻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。

“妈妈,你瞧窗外,紧挨着的这两块地都种着玉米,怎么这一块长得只有膝盖一般高,那一块却顶着个穗儿,像大人一样高了呢?是品种不一样吗?”小女望着公交车外的庄稼地出神。

“你观察得真仔细,品种不一样是一个原因,还有个原因是两块玉米的播种时间不一样,一个是像咱们今天早晨吃的春玉米,一个是麦子收割后种的夏玉米!”

七八月份的天空,有一年中最美的风景。这时候恰逢暑假,日子不像平日上班那样匆忙赶路,无暇抬头望天。悠闲的日子里,会觉得天不是平日的天,云也不是平日的云了。天是不挑人的,云也不挑,谁看她,她都大大方方地展示。我喜欢挑上一片色泽绵白、姿态曼妙的云,然后凝神注目、目不转睛地跟踪她。看她在澄澈碧蓝的天空里,如何倩影轻移,如何变换姿态,如何串门遇见她的同伴,又如何邂逅那边的他。

雨过天晴,车窗外远山的轮廓隐约露出柔美的线条,随着车的行驶,线条接着线条,连成了跳动的曲线。近处山林间的薄雾会层层汇聚成连绵云海,云雾在深邃的山谷中翻涌流转,青黛色的群山峰顶错落伫立在云端之上,宛如大海中的岛屿若隐若现。

成年人的世界,静是最难得的。生活被工作、孩子、家庭等无限拉扯,而这片刻的静,让我们做回了那片自由随性的云、那缕任意吹动的风。沉醉于此,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倏然远去,忽然听得车里喇叭提醒:“终点站到了,请有序下车。”我这才从漫天思绪中回过神来。

“镇上最出名的当属羊汤了,咱们恰好赶个集,一会儿我带你喝当地最有名的羊汤!”

一听有美食,小家伙瞬间来了兴致。村镇上的集市烟火甚浓,热闹非凡。深绿、墨绿、浅绿的西瓜,粉的、黄的桃,夏季三件套茄子、黄瓜、豆角,还有炸串、撒子、烤鸡腿……应接不暇。小女化身“十万个为什么”,我来个现场教学,这比手机刷来的知识直观生动多了!

羊汤是当天对味蕾最好的慰藉!“一碗伏羊汤,胜过神药方。”喝上一口,汤汁浓白醇厚,羊肉鲜嫩,不膻不腻,回味无穷。配上刚出炉的烧饼,蘸着汤汁吃,更是别具风味。

回城的路上,小女倚着我睡着了。其实旅行不必奔赴远方,一辆公交、一场集市、一碗热汤,就足以让寻常日子闪闪发光!

嫂子、三姐的合影。马可去延安前,在西安与哥哥、

离开前拍摄的全家福。1949年12月,马可出差途经徐州,